

古籍中的增修本和著录审校

崔建英

古籍中，同一版图书已经流通，又增益篇卷的，称增修本。

增修本多见于族谱、传记，地方志、山志、寺庙志、祠堂志等递增性史料文献，但明清间一些诗文集也屡有所见。

如：增定太白山人漫稿八卷 明孙一元撰 附录一卷 明万历二十五年张睿卿刻，万历三十九年增修本增补遗一卷。有万历辛亥（三十九年）张睿卿补遗叙，称：“余既刻《太白山人漫稿》成，词林竞赏。嗣后往往从故家得山人手迹……凡得若干篇……因分次合而梓之。”

虽也是利用同一种版片增加篇卷，但重新做了全面调整，编排体系不同，则属异版别本。

如：甲，秋笈集二卷附西曹杂诗一卷 清吴兆骞撰 清康熙徐乾学刻本。吴兆骞赋并志曰，“余弟汉槎自塞外贻书徐健菴，以所著《秋笈集》奉寄。今健菴亟谋剞劂，不负故交万里之托。余为怆然感泣，赋此志谢”。《秋笈集》不标卷次，前一卷赋、后一卷诗。

乙，秋笈集八卷 清吴兆骞撰 清雍正四年吴振臣刻本。雍正丙午吴振臣跋曰，“右《秋笈集》八卷，先君子汉槎先生所作也。先君少负大名，登顺治丁酉贤书，为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宁古。……昆山徐健菴先生悲故人之沦落，千里命介索其草稿梓以问世。……振臣愚

1937.10（再版）

《毛泽东自传》 丁洛译 上海三友图书公司

1946年2月

《毛泽东自传》 国际出版社1946年版

《毛泽东自传》 新广东出版社

《毛泽东自传》 上海文字出版社1949年5月

《毛泽东革命史》 上海自强出版社

《毛泽东自传及其他》 林明编 智慧出版社

1949年5月

《人民领袖毛泽东奋斗史》 王岱译 大众读物出版社 1949年6月

《二万五千里长征》 汪衡译 文摘社 1938

年1月1日初版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围史实）》 天明译 上海文学出版社 1949年5月

《长征两面写》 史诺 廉臣等著 大文出版社 1939年1月

《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即《红军四杰》

郭文彬译 一心书店出版

《“红军四讲”》 佚名译 新生出版社

《第八路军将领印象记》 史诺著 陈仁编译

自强书店出版

《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进》 新生出版社 1938年

《西北散记》 邱瑾译 汉口战时读物编辑社

1938年2月

《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 施洛著 上海明明书局出版

《中国的新西北》 思三译 平凡书店 1937年5月

《西北新社会》 史诺等著 战时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红区》 史诺等著 上海救亡出版社

1938.1.1初版

* 这个简表编排请参考正文中“情况综述”一节，它显然很不完全，有待今后进一步发现、充实。

蒙不肖，既不能发名成业以显扬我先君矣，敢复蹈不仁不明，致使先君没没于后世哉！爰就旧刊，增以家藏，析为八卷，汇为一集。其先四卷系健翁所刻，后四卷则振臣所增也。”

所谓先四卷者，以徐刻赋卷为卷一，诗卷析为卷二、卷三，《附西曹杂诗》为卷四。原诗卷第三十、三十一页间《与旧史》一诗剷去，移入卷五，空出三十一页首二行，改镌“秋笳集卷三”及“吴江吴兆骞汉槎氏著”。

二

出于种种原因，增修本有明确标示、说明的是少数。多数序跋中或有所述，但语多模棱隐晦，易生歧义，或无任何序跋题识，每被忽略。还有的变动刻书人，剷改卷端大题或刻人题名等等，故意制造伪象，更容易被误作另一版本。

例一，宣化府志四十二卷首一卷 清金志章等修 吴廷华纂 清乾隆刻本。此志传世者多为增修本，有乾隆二十二年口北道良卿叙、宣化知府张志奇叙。良卿叙中说，“乾隆元年观察使者金君志章负著作之才，慨然以此自任，后王君芥园与太守王君晚先后成厥事，发凡起例少变孙志，而参订考正更为完密，共得四十二卷。已寿梨枣杀青矣，乃收掌官不戒于火，毁其大半。予与今太守渤海张君志奇念前人搜罗之不易，恐其愈久而遂湮，谋复刻之。又念自前志成后迄今又已十余年，其间因革损益之处皆宜以次纂入”。张志奇序中说：“典守经历郭廷邦不戒于火，志版毁过半。向之自无而有者，今且自有而无，余怵焉念之陈之。观察良公亦以是急，乃请于制府谋重梓，而以宣化黄令可润职其事。”

据良、张二序，似乎前志已毁于火，又重刻。实则仍用旧版，只略作修补，而于各卷后略事添增。增修部分多冠大题，称“宣化府续修志”，页码则与原刻连计。

又，济宁直隶州志三十四卷首一卷 清胡德琳 兰应桂修 周永年 盛百二纂 清乾隆四十三年刻五十年王道亨增修本。有封面，镌“乾隆五十年岁次乙巳重修 济宁直隶州志 其计板一千一百九十页 藏尊经阁吏房监收”。又有乾隆五十年王道亨《重修济宁州志序》，称：“余于戊戌之岁蒙恩迁济州。先是陞州直隶于省，割兖州府之汶上、嘉祥、鱼台属焉。前刺史定海兰公因重刊州志，以三邑附入之。剷鬲甫毕而余至矣。越明年复以汶上还兖州，而割金乡来属。于是封圻之城转瞬间已为陈述。且职官迁移，人文科第月异而岁不同，则改修又乌能已。”

据封面和王序，可以以为另是一本。其实王道亨只据乾隆四十三年刻本稍加增添，补入之版字体与前迥异。

例二，横云山入集二十六卷颺言集五卷 清王鸿绪撰 清康熙刻。增修本横云山入集增卷二十七，别无序跋题识，只字体较前二十六卷粗肥，墨色灰而无光泽。

又，钓台集二卷 明杨束辑 明万历十三年刻本。有万历十三年杨束《重刻钓台集后序》。但传世者多增修本，鲜为人著出。增修本无增修序跋，细按，可见卷上第六十四页左接刻郭士望《严光先生辩》，后增“又六十四”、“再六十四”页，末署“万历丁巳岁季秋月”。丁巳，为万历四十五年。六十五、六十六页《严先生祀田记》末题“知桐庐县事孙榘立石”。据《桐庐县志》，孙榘，万历二十四年来官知县。六十七、六十八页为李长庚《登钓台小记》，李长庚名下题：“湖广麻城 山东巡抚”，据《明实录》，李长庚巡抚山东始于万历四十四年。卷下百又八六页载“国朝太师”叶向高诗三首，第二首为《四年甲子冬再

蒙恩予告过此仍次前韵》，“四年甲子”当是天启四年。百九十一页陈景璐《又戏题》后注“此县令语也”，据《桐庐县志》，陈景璐天启二年来官知县。

例三，何柏斋文集八卷 明何塘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镐刻。有嘉靖甲寅（三十三年）周镐《刊何柏斋先生文集序》，曰：“先生家居，庐舍不过数椽，敝（敝）衣蔬食，日以观书玩道为乐，当世达人公卿亦罕接会，惟关中泾野、浚仪、洧川诸公至则屏从造庐，雅谈终日。其制作随意所发，温厚淳蔚，稿多不存旧。余见论先后天卦位及造化、气运、乐律、歌调等篇，每出先儒所见，今购未得，所刻者才什之三四，然亦足见先生心志及为治大略云”。

增修本为十卷，即此板增刻卷九、卷十，卷九为《阴阳管见》、《乐律管见》，卷十为《医学管见》。《刊何柏斋先生文集序》末页改刻，“其制作随意所发，温厚淳蔚，根极理要，而奏疏尤为剴切。至其论太极、阴阳、伏羲卦象，每出先儒所见。而乐律十章尤足以破先儒承袭之谬。细至于医道、摄养等篇，皆能穷其玄妙。非先生见道之精，何以至是，诚不可弗传也。先生名塘，字粹夫，河内人，柏斋其号云。”署年依旧，作序人则改为马汝彰。

八卷本今仅见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十卷本传世稍广，但皆著录为“明嘉靖三十三年马汝彰刻本”，俨然两书，其实应是“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镐刻马汝彰增修本”。

又，荆门州志三十六卷 清舒成龙修 李法孟 陈荣杰纂 清乾隆十九年刻。《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所载之“嘉庆十四年刻本 荆门直隶州志三十六卷”实即此志之增修本。其封面镌“嘉庆己巳秋重镌 荆门直隶州志 宗陆堂藏板”。各卷大题及版心书名原为“荆门州志”皆挖嵌为“荆门直隶州志”。

又，宋鲁斋王文宪公遗集十二卷 宋王柏撰 明崇祯五年阮元声刻。卷一至九卷端题：“世孙王宇启尔 王来熙哉全辑”。

有所谓顺治十一年冯如京刻十三卷本者，卷一至九卷端题名作“古晋冯如京秋水甫重梓裔孙王邇同男三聘辑 同郡祝基阜长康甫校”，有顺治甲午冯如京《重刻鲁斋遗集序》，称：“余弱冠雅嗜濂洛宗旨，虽能诵读，而见闻未广。比承乏分藩于婺，考丽泽之遗踪，蒐正学之的派，得先生裔孙王琬以遗集际余，喜而读之……第遗文虽存而梨枣散佚，余惧文献之或墜也，亟谋捐梓，以承其传。别有《石笥清风录》十卷，殊有裨于世教，余将辑而副刻之”。实仅据旧板增刻补遗一卷，为卷十三，刻改卷端等处辑梓人题名。当是“明崇祯五年阮元声刻清顺治十一年冯如京增修本”。

三

例一、例二都必须细察全书始可发现是就原刻增修而非另刻。例三所示，则必须两书对校才能判断。

细察全书而后著录，本是对编目人员的基本要求，从事古籍编目的人员也必须具备能够审查判读某书刻印情况的素养。对校审辨，过去却很少为人注意。

近年古籍界曾编制几种大型的总目录或联合目录，因汇集反映多家收藏，视野较阔，每发现明清刻本中一些同书名、同著者、同版式行格的本子仅管或卷数不同，原著刻年不一，彼此间往往有同一的关系。而一些书名、著者、卷数、版式行格甚至原著刻年皆同的，却又并非同版。从而认识到在明清刻本中存在着需要区别同版、异版的问题。要弄清这些，必须调取原书对校，或称“群体审校”。对校中可以发现版同而又有异，多表现在印刷阶段不

同，包括初印、后印、补修、增修、转版、汇印等等。弄清它，每可纠正前人只凭一书判断造成的疏漏或失误。

如：皇明文范六十八卷目录二卷 明张时微辑，各家著录有隆庆刻本（甲本）和万历三年刻本（乙本）两种。版式行格皆具以下特征：半页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单线鱼尾，尾下镌“皇明文范”及卷次；版心下右间镌刻工名氏，卷一首页“茹子凌”、三页“甄子良”，卷二首页“许亨”，卷三首页“鲁来”，等。

经对校，甲本只有隆庆己巳（三年）张时微《皇明文范序》，乙本增万历三年皇甫汈《皇明文范序》，序中但言“余小子不文，谬承奖饰，属以集序，三覆终篇”，云云。

再校，发现甲本《氏名爵里》十二页右六行“宗训庐州人字伯昭号玉台小史隐士”，乙本剗易为“赵时春平凉人号浚谷都御史”；十四页左六行“黄训歙县人号黄潭参议”，乙本剗易为“杨博蒲州人号虞坡少傅吏部尚书”；十八页左十行“吴元赋”，剗易为“黄训歙县人号黄潭参议”；十九页右二行“睦樨周府宗室号西亭”，“室”剗易为“正”；第二十页改镌，甲本仅张士淪、程燁、陆瑞家、曾一台、张文柱、吴子玉、卢叔麟等七人，乙本增入李先芳、王世懋、陈文烛、苏濂、吴元赋、宗训等六人。

乙本篇目卷上第二十一页右十行嵌补“七引 苏濂”一行（正文中易题）；第三十九页左四行增入“送四明竹墟屠公之广南臬长序 杨博”一行，后两条亦相应移行嵌补；第四十五页左四、五行嵌补“寿襄王序 张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叙 张居正”两行。

乙本篇目卷下第六页右九至十一行嵌补“赠宪副王君备兵陕西序 何迁”等三行；第八页右七、八行嵌补“太霞洞天序 王世懋”等二行；第十页左二、三行嵌补“赠罗后江香山之任序 冯震”等二行；十二页右六行剗去原刻嵌入“赠刘汝际序 程燁”，原刻“赠刘都督序 余寅”一行改刻，嵌入右第八行；二十一页左六行嵌补“重修泾州城记 赵时春”一行；二十五页右八行嵌补“薛考功祠堂记 李先芳”一行；四十二页右三行嵌补“赵子元达墓志铭 林应麒”一行；五十二页左十一行嵌补“奉寄曹几山都宪 林应麒”一行；又增刻第五十三页，原五十三页改镌“五十四”（下推至六十六页，改镌“六十七”）；六十五页左（甲本六十六页左）增入“七秘 赵时春”等三行。

正文中相应增刻，又多增目录中未列者。如卷二十八第四十五页右七行起增刻《赠宪副王君备兵陕西序》等三篇，又张瀚《金双虹二守序》等四篇，目录中未增列，增刻四十六至五十六页；卷五十八第三十八页易版，增入林应麒《奉寄曹几山都宪》，又增刻三十九至四十二页，增入目录未载之林应麒《答徐少初司谏》等二篇。

再综合版式、刻工、字体等其它特征判断，此书当刻于隆庆间，即甲本，万历初又行增补，同时收入皇甫汈序，即乙本。乙本应是“明隆庆刻增修本”，作“明万历三年刻本”，误。

四

辨识传世古籍的版本体系和刷印阶段，于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一部版本著录混乱的目录，将给古籍整理或研究造成许多扑朔迷离的幻界，增加困难，也难以标榜自身的学术水平。

当然，审校条件过苛，如必须两本甚至多本对校始可判断，不是置身一般收藏单位所能做到的。但也并非绝对不可为，同行间加强横向联系，代查、交流审校报告，是可以弥补条件不足的。